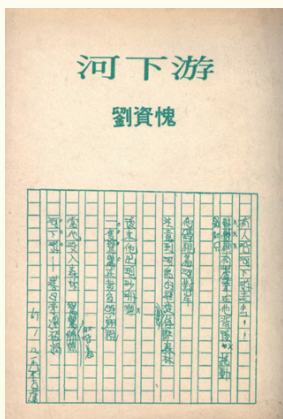


幸好這塊土地有劉克襄

蘇惠昭 ◎ 文字工作者

持續三十年不輟，創作／編纂六十五本書（至2008年），以詩、散文、小說、遊記、圖文各種文類寫鳥、寫鯨魚、寫野狗、寫高山、寫古道、寫小鎮、寫（畫）蔬果，這是劉克襄。如果抽離掉劉克襄，臺灣文學這座堡壘將凹陷、崩塌一大塊，很重要的一大塊，這就是劉克襄所佔據的位置。



1978年劉克襄以劉資愧之名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《河下游》，那年他21歲，持續而漫長的寫作生涯從此展開如一條無盡的河流，又點滴攢聚成爲一座高

海拔山脈。除了1979-1981年期間因服役沒有出書，以及1987年一年的空白，至2008年底，劉克襄每年平均出版二到四本書，這馬拉松紀錄也恐怕是臺灣作家中絕無僅有的。

劉資愧是劉克襄的第一個名字，他的父親信奉社會主義，以資本主義爲愧，於是爲剛出生的兒子取名爲「資愧」，後來才改名爲「克襄」。社會主義思想並未阻礙父親補習班事業的發展，母親又出生客運業世家，劉克襄從小生活優渥，父母對他的唯一要求就是讀書、思考、探索世界，而他無邊無際

的世界探索從青少年時期的觀察自然開始，從隔窗看著父親在自家花園勞動開始。大學畢業後服役海軍，於澎湖海域與候鳥相遇，退伍後便沿著大肚溪、大甲溪展開觀察紀錄鳥類的「鳥人孤獨旅行」。1980年以「快樂的森林」一詩獲時報敘事詩獎。1982年出版的《旅次札記》正是劉克襄荒野流浪／觀鳥的第一本書，這本書也同時開啓臺灣自然文學的另一扇窗。自然文學寫作，劉克襄當然不是臺灣第一人，卻是走得最漫長也最遼闊深遠的一個。

臺灣，一座擁有眾多高山的島嶼，位於海洋大陸交界，又座落在溫度適宜的緯度，這樣的自然環境放眼地球並不多見，「我很有福氣，正好在其中的一座出生，並且平安地長大。更幸運的是，從青少年起，在雙親呵護，生活無虞下，擁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，在島上長期觀察自然，認識各地山水，逐一見證它廣泛而多樣的地理風貌」

多年後劉克襄在動物小說《永遠的信天翁》中說明他的所從何來。

然而他的本質又是文藝青年的，詩人的，這樣的劉克襄一開始並沒有選擇生物學者或自然圖鑑作家之路，而是把自己野放到文學的邊荒播灑育種，墾鋤耕耘，乃至拓寬了臺灣文學的面貌。

反過來說，「鳥人」也沒有成爲貼緊他的標籤，劉克襄從觀鳥切入一塊自然生態



的宇宙，上溯及臺灣的自然生態史，日據時代踏查誌，往右開發出一條不同於主流的臺灣鄉鎮／漫遊路線，再岔開去追尋湮滅的舊道、失落的蔬果；又因為他擅於繪畫，向左又打開一條以鳥、鯨魚為主角，以簡單線條呈現的寓言繪本，還有一段間他更樂於扮演帶領學童觀察自然的「劉老師」。

一個「自然作家」終究必須面對科學語言與文學語言「不兩立」的寫作矛盾，特別在其生物知識與學術名詞抵達一定程度逐漸等同於學院學者時。面對矛盾，一開始劉克襄「嘗試在表面報導與硬性調查間，尋求折衷，以深入淺出方式撰述」，文字傾向素樸清淡，1988年在出版散文詩《小鼯鼠的看法》後，更加因為受到早期西方人在臺灣的旅行報告文獻衝擊，於是主動宣告「詩人」退位，全力投入自然史研究與博物誌寫作，從長期的觀察紀錄跨越到專題研究，1989年的《臺灣鳥類研究開拓史》就是一個階段的總結。

動物小說《風鳥皮諾查》、《座頭鯨赫連麼麼》則是劉克襄立基在豐厚動物知識上的想像與飛越，前者喚醒臺灣社會對候鳥的關心，某種程度連結了自然寫作與生態／環境運動；後者的種子來自他在沼澤區觀鳥，轉而思及座頭鯨無法解釋的擱淺，研究領域從此由天空、森林俯衝向大海。

《小綠山之歌》系列被視為劉克襄創作的大轉折，曾謂「三千公尺高山無時無刻不在召喚我」的他，基於對家庭、社區的責任感，婚後暫時選擇扮演在家守候孩子成長的父親，有兩年時間他放棄上山下海，以住家附近低海拔森林做為長期、地毯式的自然觀察對象，每天清早循著一定路線到他命名的

鳳頭山小坡池報到，正午離開，用半天時間安安靜靜賞鳥、拍照、繪圖、寫筆記，再出發上班。他熟悉這裡的每一隻鳥、每一株植物、每一種昆蟲，每一絲細微的變化都逃不過他敏銳如獵人的眼睛，由是誕生《小綠山之歌》。

與其坐在城市的咖啡館發呆或閒聊，還不如到小坡池守候一隻黑冠麻鷺，小坡池不在他方，就在城市裡，離家不過數百公尺。城市中其實也存在著無所不在的自然，窗外的一棵樹、辦公桌上的一株盆栽、家裡飼養的一缸魚或一隻狗，都是人與自然的聯繫，因為小綠山，劉克襄重新定義了自然，並且把它擴大到旅遊上，「出門即旅行，旅行即流浪」，「不需要飄洋過海，也不用古老的歷史來炫耀或憑弔，只要在臺灣這個美麗的島嶼上，最一些短距離的移動，就可能發現臺灣的細緻與遼闊」。《安靜的遊蕩》、《迷路一天，在小鎮》書寫的正是這種非主流型態的流浪／旅行，而流浪中總是發現新的迷戀，比如蔬果，或者鐵道。

2007年出版的《野狗之丘》其實是已經



陳放了十多年的「舊作」。劉克襄的野狗觀察接續在小綠山之後，秉持同樣的「小綠山精神」，他以不涉入的旁觀方式對住家一群流浪狗

進行六百多天的觀察，逐日以日記體記寫牠們的生活習性，牠們的顛沛流離與相濡以


沫，以及人類對牠們的捨棄與捕殺。某個角度看，這是一本幾近殘忍的書，黑暗之書，劉克襄以一種自然學者的發聲方式為臺灣動物權書寫開出了第一槍。

《永遠的信天翁》是劉克襄的第三部長篇動物小說，距離《座頭鯨赫連麼麼》15年，但構思時間則長達20年，寫了5年才完成，「現代動物小說做為一個自然寫作的界面，既非那麼孩童似的愚騷，但也不必屢屢背負人類破壞自然的原罪。面對地球日漸暖化，雨林遭到濫墾、水資源缺乏等危機，一個寫作者，除了站在第一線抗爭，更大的責任是栽植夢想和希望」劉克襄對自然寫作有了新的思考：栽植夢想和希望。

也許人生正是一個由夢想和希望圍成的一個圓、一座森林，劉克襄從詩出發終究又回到詩，在博物學家與詩人之間找到了平衡點，構成一個圓、一座森林，他也相信能夠為已經陷入瓶頸的自然景觀解說指引出一個新方向的，唯有文學。從《河下游》到《巡

山》，他已流浪三十年。「我的疑慮，最好的，都以詩探索。詩是敏銳的探針，通靈的雷達。經由詩的牽線，我打開這些懵懂。當我年紀大時，這些答案都略顯清楚了。在我對山有著惶恐、無助的渺小之境時，詩有一種不言可喻的魔力。以詩提問，也以詩慰藉，我乃撐起一個小小的佇立姿勢，像一棵瀕臨危崖的扁柏，嘗試以通身傲骨，努力跟山對話。詩成為這輩子，份量加得最重的安慰劑。」此乃《巡山》。

《風鳥皮諾查》獲1991年時報年度十大好書；《永遠的信天翁》則是2009年臺北國際書展選出的年度之書，兩本動物小說共同構成劉克襄寫作的兩座高峰。但獎項的海拔再高都高不過一名讀者在部落格真摯簡單的一句留言：「幸好這塊土地上有劉克襄」。

幸好這塊土地有劉克襄，抽去劉克襄的臺灣文學，將有一塊，很大一塊無以取代的傾塌。 



· 照片提供 / 劉克襄